

## 网红路牌的穷途末路

丁塘

如果你爱看短视频和图片App的热门推荐,那么你大概率看到过“我在xx很想你”的网红路牌。对于很多热爱旅行、喜欢拍照打卡的网友来说,网红路牌拉近了不同城市之间的距离,特别适合发布在社交媒体平台上,吸引朋友们点赞关注,加持社交体验。

网红路牌抢眼夺目,拍照打卡趣味十足,令人蜂拥而至。复制者也不计其数。一时间,满屏尽是“很想你”,遍地都是打卡人。路牌上的地址更是千变万化。在这样的路牌前拍照打卡,不需要远赴万里之遥,就连最初那句传情达意的话都变了味道,就像是网友们吐槽的那样,看得多了,就从诗情画意变得“土里土气”。

道具路牌成为网红后,接踵而来的热潮就是对网红路牌的冷嘲热讽。首先,路牌是街道地标,具有地理和法律的意义,私自设立路牌不合法也不合理;其次,对一个路牌拍照打卡的做法本身也太简单,甚至显得

有些简陋,注定很难成为令所有人“心向往之”的美好风景;最后,网红路牌的可替代性太强,甚至没必要搭建制作实体路牌,各种各样的图片美化软件都能轻松做到,又何必“举着路牌去拍照”?

这些年,网红风潮转瞬即逝。越是覆盖空间大、扩散速度快的网红效应,消失得也越彻底,被人摒弃时越是落得一文不名。像网红路牌这类徒有噱头而毫无创意与技术含量的营销手段,只能营造一时一地的网红效应,而不能留下真正的景观,也无法留住真正的游客。

在居民旅行需求集中爆发的当下,值得游览的城市景观不是只有网红路牌,值得欢迎的游客群体也不只是打卡拍照的网红,值得推广的旅游方式更不该是走马观花。各地只有捧出真正有文化、有创意、有生活气息的旅游产品,拿出用心、精心、将心比心的旅游服务,才能实现与真诚造访、深度体验的游客群体的“双向奔赴”。



## 高俅得遇苏轼

刘江滨

文肃婉拒,就又荐予王晋卿。曾文肃即曾布,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曾巩的弟弟,《挥麈后录》作者王明清外祖父曾纡的父亲。所以,这段记述应该是可信的。从中可以得知,苏轼并未如《水浒传》所写的那样对高俅十分嫌弃,只让其在家里住了一夜就转手送人了,而是煞费苦心给他找个富贵之家,谋个前程。苏轼曾言:“吾上可陪玉皇大帝,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,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。”在他眼里众生平等,人人皆善——如果他觉得高俅不是善类,自己不喜欢就转

手送给朋友,这岂不是害人吗?王晋卿是驸马,更是苏轼的密友,“乌台诗案”中曾冒死通过苏辙给远在湖州的苏轼送信(“狱事起,洗尝密属辙报轼”)。苏轼将高俅推荐到驸马爷府上听差,成为改变其命运的关键。

一天,王晋卿和端王同在殿庐待班。端王想修理一下鬓发,却忘了带篦刀子,就朝姑父王晋卿借。用完之后,端王夸这把篦刀子样式新颖可爱。王晋卿说,家里新做了两副,有一副还没用过,稍后我派人给你送去。下班后,王晋卿命高俅带着篦刀

去了端王府邸。端王正在园子里踢球(蹴鞠),高俅在一旁观看,流露的眼神颇不以为然。端王就问,会踢球吗?高俅说,会。端王就命高俅下场一块玩。高俅本是蹴鞠高手,其精湛的技艺,令端王称心惬意,就让人传话给驸马,你送的篦刀连同送篦刀的人一并留下了。这样,高俅就成了端王身边的亲信。

在民间,高俅的名气很大。小说《水浒传》及同名影视剧,还有京剧《逼上梁山》《野猪林》等作品,使他作为反派角色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。高俅干儿子高衙内一天在庙中偶遇林冲貌美的妻子,被迷得神魂颠倒,茶饭不思。但名花有主,且其夫是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,奈何?于是高俅伙同属下设下毒计,弄得林冲被发配沧州,逼上梁山,家破人亡。

历史上的高俅与大家熟悉的艺术形象略有差异。有一个蹊跷处,像高俅这样的朝廷重臣,《宋史》居然没有列传,只是在有关人物传记以及《靖康要录》《东京梦华录》等各种史籍中零星涉及。高俅大体是个贪欲重、善逢迎、作风漂浮之人,却也并非大奸大恶,时人评价“大节无亏”。至少对于苏轼,是知恩图报。《挥麈后录》载:“(高俅)潜延恩幸无比,极其富贵。然不忘苏氏,每其子弟入都,则给养问恤甚勤。”高俅发迹后,不忘苏轼的知遇之恩,对其家人亲属多有照顾呵护。“甚勤”,可证他不是礼节性的虚应故事,而是发自内心的。

人生常常充满偶然性和不确定性,高俅得遇苏轼是他的幸运。然而可确定的是,一技在身是人谋事立世的根本。倘若高俅没有点小才,“笔札颇工”,倘若没有高超娴熟的球技,则也断然不会得到命运之神的垂青。

很整齐,是因为同一果核中有一到三粒种子,三粒种子并不能在同一时间发芽,而是根据细胞分裂和萌动程度依次发芽,一个种子发芽后,另一个种子接着发芽,直到三个种子全部发芽。

也就是说,其每一粒种子都有自己的节律,有的快,有的慢,不会因为主人着急就快一点,也不会因为主人漠不关心就慢一点。所以,对待种子,我们要有耐心,长得快的,及时追肥,长得慢的,继续浇水。按节律而行,不催促、不焦虑,静待每一粒种子的发芽。

我86岁了。这几年,已记不清多少次和同好友中的某人说“再见”后,就真的再也见不到了。

那天上午,我打电话给一个大学同学,电话接通后,对面传来欢呼雀跃的声音,他说:“真没想到你还活着,太好了……”原来,他在这之前多次给我打过电话,但总是听到“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,请查证后再拨……”的提示音。他高度近视,前些年又得了白内障,现在的视力仅有一点光感。他不会用微信,也没有别的途径打听我的状况,因此一直干着急。

一个人不能老活在世上,李白说得好:“生者为过客,死者为归人。天地一逆旅,同悲万古尘。”每个人同他人相处,只是一段时间的同行者,没有谁能陪伴我们一生。

小的时候,父母、发小、老师同学是我们的陪伴;工作后,同事、领导是我们的陪伴;娶妻生子了,老婆孩子是我们的陪伴……好像坐火车,到了一站,下去一批旅客,上来一批旅客……不同的人只能陪伴我们走过一段路程。乘车本身就是不断地告别。要珍惜和身边人的同行时光。

## 珍惜陪伴

韩铁铮

## 孤独

鞠志杰

从未觉得孤独是一件美好的事,如果一个人觉得孤独可以享受,想必他还没有遭遇真正的孤独。能享受的绝不是孤独,可能那只是难得的独处时光,那不过是片刻的悠闲与宁静而已。

孤独是无助的,如被黑暗囚困的眼睛,无论怎样张望,都看不到一丝光亮。

因家人在外地工作、学习,我曾长时间一个人生活。居室里有一千多册书,还有能发出音响的乐器,它们都为我排解了无数的寂寞时光。然而,当一个又一个黑夜将我

紧紧包裹时,我还是感到了无尽又无助的孤独。

我还曾在医院的病房里,体味到更深的孤独。我躺在陪护专用的行军床上,眼睛瞪着天花板,整个躯壳都被恐惧和忧虑塞满。父亲在与病魔抗争,我则彻夜无眠,精神几近崩溃,像是坠落到万丈深渊一般。

一千多年前,柳宗元写下了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”的不朽诗句,有人称这是绝美的孤独。但我在这绝美里,看到的却是清苦与

记录下来。

根据陀螺尺寸的不同,常见的玩法分为两种,一种是用鞭子抽打立在地面上的陀螺,使之不断旋转。另一种是用手指在顶部施力,让陀螺在平面上转动。明代《帝京景物略》中记载了一首儿歌:“杨柳活,抽陀螺。杨柳死,踢毽子。”可见抽陀螺游戏在几百年前的儿童中已经十分普及。

各地的抽打陀螺游戏衍生出了多种多样的比赛规则,比如用自己的陀螺去撞对手的陀螺看谁先倒,或是划定一个范围在里面打,先“出局”的算输。抗战时期,抽陀螺还被赋予了新的寓意“抽汉奸”,

孩子们一边抽打它,一边用朴实的语言表达对卖国者的痛恨:“抽汉奸,打汉奸,棒子面儿涨一千!”

用手指捻动的陀螺曾是宋代宫廷里流行的玩具,叫“妆域”,用象牙雕刻而成,表面镂刻精细的人物、楼阁、花树等图案,中心固定一枚铁针作为转动轴。宋代宫女经常将几枚妆域放在木盘上,在它们同时旋转的时候用袖子拂动,最后倒下的即为赢家。民间玩的手捻陀螺叫“千千”,制作工艺想来不如宫廷用具那么精美。

犹太人在每年庆祝传统节日“光明节”时,习惯玩一种特殊的手转陀螺。这种陀

螺共有四个面,每面上写有一个希伯来语字母,合起来代表着“那里发生了伟大奇迹”。相传在公元前168年,塞琉古王朝入侵耶路撒冷,犹太人坚强抵抗,最终将对方击败。“伟大奇迹”指的是重新夺回耶路撒冷后,按照传统习俗需要在圣殿中点燃灯台向神献祭,仅剩的一滴油竟然持续燃烧了八个晚上,直到新的灯油送到圣殿中。为了纪念这个传奇,旋转陀螺成了节日里阖家共玩的一项游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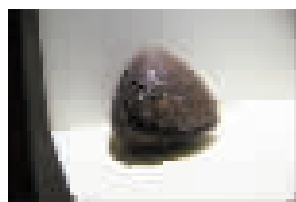
## 星期文库

玩具中的文化之七

## 陀螺

李元

上大下小的陀螺,被东北人形象地叫做“杂杂儿”,有木、石、金属等不同材质。陀螺虽小,但历史悠久,世界各个古文明都出土过实物,或是在绘画、文字载体中被



画里有话·时间与人生

左川